

文学长路要不倦跋涉

——作家手指漫谈创作历程



■文/图 本报记者 杨旭
6月15日，2024年全省基层作家文学创作培训班在我市开班。16日上午，《都市》杂志副主编手指以《小说家和他们创造的世界》为题，与学员分享了自己对小说创作的心得体会。

2004年，手指开始在《收获》《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小说，先后出版了《暴力史》《鸽子飞过城墙》《李丽正在离开》等小说集，其作品入选《2015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一些琐碎的文字，总是进入不了写作状态。突然有一天，灵感来了，我很快就能写出一篇小说。这就是我在直觉阶段的创作过程。”手指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手指逐渐对这种创作方法感到恐慌。“等来的小说太少，假如有一天等不来，很可怕。”手指说。于是，他开始不断研究写作技巧，进入了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七八年前，我受邀到一所高校讲课。利用这次机会，我每天研读大量有关写作的书籍。那段时间，我每总结出一种写作方法，就先实践，再教给学生。就这样，我逐渐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写作技巧。”手指说。

进入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手指的写作效率高了，有时两三天就能写出一篇小说。他擅于拆解其他作家的作品，总结写作技巧，然后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

在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手指再次遇到创作瓶颈。他静下心来反思，如果只按套路批量创作类似的作品，那么写作的意义是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手指找到了答案：写作不仅需要技巧，还要学会观察和思考。

手指说，非洲作家擅于以殖民历史为背景进行创作，但作品内容大同小

异，一般都是个人觉醒反抗殖民者的故事。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以独特的写作视角讲述同一段历史，在世界文学史上烙下了深深的非洲印记。这就是小说家的思维模式。

“我现在处于创作的第三个阶段，还在探索中。”手指说。

手指还以编辑视角分析了什么是好小说。好小说要给人以真实感。做到这一点，作者不仅要有移情能力，还要能从生活中发现细节。“比如我们描写场景时，喜欢从视觉角度写，如果增加一些对触觉、嗅觉甚至味觉方面的描写，读者的代入感可能会更强。”手指说，“一篇小说在叙事逻辑上应该是清晰的，比如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可以有多种原因。有的小说讲一个人因为外貌或性格爱上另一个人。因果关系若能成立，一篇小说的框架就搭建好了。但是，好小说的因果关系会更特别，比如一个人会不会因为怜悯爱上另一个人，一个人会不会因为空虚爱上另一个人。”

“如果一篇小说的因果关系能让人眼前一亮，编辑自然愿意读下去，小说就有可能被刊发。”手指说。

最后，手指鼓励学员，写作是不断探索自我的过程，漫长而艰辛。若真正热爱，就要有坚持下去的勇气。

只有感动自己的文字才会感动他人

——诗人谷禾漫谈诗歌创作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宜书
6月17日，2024年全省基层作家文学创作培训班上，《十月》杂志主编

助理谷禾以《现代诗语境下的杜甫及其诗歌写作》为题，向学员分享了自己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感悟。

谷禾本名周连国，1967年生于河南郸城。1989年夏，谷禾写下了生命中的第一首诗，自此走上文学之路，著有诗集《飘雪的阳光》《鲜花宁静》《坐一辆拖拉机去耶路撒冷》《世界的每一个早晨》和小说集《镜中逃亡》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语、韩语、葡萄牙语等。

“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一个看似内敛、传统的文人，在授课中，谷禾甚至激动得落泪。

谷禾最为推崇的诗人是杜甫。他曾在《向杜甫致敬》一文中写道：杜甫对前人所给予的诗歌营养广泛汲取。家国与天地、现实与理想，在杜甫诗中并没有单独拎出来作为个案存在，而是化成无数个自我而隐现，以至后世的读者在品读杜甫的时候，随手都能找到陌生或熟悉的自己。

“是杜甫独特的人生经历及理想成就了他。”谷禾认为，要把写作根植于自己的生活之中，去创作可触摸的、有血有肉的、有痛感甚至鲜血淋漓的作品。只有把这些情感放到作品中，

才能做到忠于自己的生命、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信仰。

谷禾说，作家创作的眼界要开阔，汲取更多营养，提高写作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感动自己的文字，进而感动他人。

授课中，谷禾分享了他创作的一首诗——《坐一辆拖拉机去耶路撒冷》。“这首诗讲述的是发生在1996年的真实事件，它在我心里埋藏了20年，忽然在某个时刻思绪被打开。”谷禾说，“当时，在地铁的轰鸣声中，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回家路上帮农民把陷入泥坑的拖拉机推出来的场景。我用了20分钟在手机上写出这首诗。”

“我曾来过漯河。这次来漯河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底蕴及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采访中，谷禾告诉记者，到漯河后，不断有本土作家找他沟通交流，让他感受到漯河有一群真正热爱文学的人。

谷禾说：“期待漯河的作家把更多的精彩作品投给《十月》。”

“漯河是我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宝藏”

——访茅盾新人奖获得者南飞雁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见习记者 张赢
“我在漯河度过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年时光。可以说，我的创作生涯是从漯河开始的，漯河是我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宝藏……”6月15日，在2024年全

省基层作家文学创作培训班上，刚刚获得茅盾新人奖的作家南飞雁告诉记者，在漯河求学期间，这里厚重的历史文脉和浓厚的书香氛围，让他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受益至今。

典礼在浙江举行。南飞雁的获奖，填补了此前四届茅盾新人奖我省作家的获奖空白。

谈及与漯河的缘分，南飞雁表示，1980年，他出生于黄泛区农场；1988年，他的父亲到漯河市文联工作，他便跟随父亲一同前往，直至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南飞雁的父亲南豫见是一名作家。受父亲影响，南飞雁自幼喜欢读书，学习成绩优异。在漯河高中读书期间，他的作文经常作为范文在班级和学校传阅。

1998年，南飞雁从漯河高中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他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冰蓝世界》荣获首届“海峡冰心杯”中华在校生长篇小说出版征集活动优秀奖。这部小说写的是他高中时期的生活。“从8岁到18岁，我一直在漯河，漯河给了我最初关于城市的印记，《冰蓝世界》的大部分素材和灵感来自于这里。”南飞雁说，虽然已经离开漯河二十多年了，但他经常回来跟朋友相聚。在这里，他不仅感受到同龄人的喜怒哀乐，还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快速发展。

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后，南飞雁进入鲁迅文学院学习，先后出版了长篇

小说《大瓷商》《省府前街》等、中短篇小说集《天蝎》。他的作品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年度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选刊》年度小说奖、《小说选刊》年度小说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杜甫文学奖等。如今，南飞雁是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省文联兼职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我获得茅盾新人奖后，意味着不再是新人了。”南飞雁说，唯有更加努力生活、观察和写作，才配得上这份荣誉。

谈及写作计划，他表示，将继续聚焦中原，书写近20年来这片土地上曾经和正在发生的故事。作为写作者，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仅能让河南读者重拾记忆，还能激发省外读者对这片土地的向往。

“从众多漯河基层作家身上可以看到，漯河本土文学创作有着扎实的基础以及广阔的发展空间。”南飞雁说，漯河本土作家有着中原作家群共有的“厚重、多元、关注现实”等特点，他将和大家一起不忘初心、坚持创作，努力让漯河本土的文学创作迸发新活力。

文化中国行

商时期青铜器具及重酒习俗

■赵永胜 王晨龙

漯河文化遗存较为丰富，任庄遗址、胡湾遗址、玉皇庙遗址等出土的陶器、铜器是殷商文明的反映。北舞渡、拦河潘、召陵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器物有鼎、鬲、爵、罍、觚、觶等。其中，品类众多的酒器，印证了商代社会的重酒习俗。

《说文解字》中记载：“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漯河市博物馆收藏年代为商的青铜鼎有弦纹空锥状足鼎、饕餮纹铜鼎等，它们除当作饮食器具外，主要用于宗庙祭祀礼仪。

爵在商代是最典型、最常见的酒礼器，是当时等级、身份标志的青铜礼器组合中的核心器，既有礼仪特征，又有实用特点，是夏商周时期最流行、最早期的酒杯。《博古图》载：“爵于彝器是为至微，然而礼天地、交鬼神、和宾客以及冠、昏、丧、祭、朝聘、乡射，无所不用，则其为设施也至广矣。”漯河市博物馆收藏的商代“祖己”铜爵、“丁辛”铜爵、“戈父丁”铜爵是用于祭祀

和饮酒的容器，在商代和西周青铜礼器中较常见。

漯河市博物馆馆藏的商代火纹铜鬲为当时煮饭用的炊器。其形状为侈口（口沿外倾），有三个中空的足，增加了受热面积，便于加热，节省燃料和食物加工时间。“父癸”铜罍是用于温酒的酒器，也被用作礼器。三足，一鬲（耳），两柱，圆口呈喇叭形。兽面纹铜觚是饮酒容器，有时也用作礼器。鬲足，敞口，长身，口部和底部都呈现喇叭状。“戈”铜觶是用来盛酒的礼器，觶为小瓶形状，大多有盖子，圆腹，侈口，鬲足。

除了青铜器外，漯河出土的商代陶器，器型较原始社会时期更加多样，在烧造工艺水平上较前代有很大提高。器形主要是炊器类的鬲、罐、甗，饮器类的爵、觚、杯，食器类的簋、豆、钵、鼎，盛器类盆、瓮、大口尊、罐、壶等。陶器的纹饰，主要以绳纹为主，另有一些刻划纹、凹线纹、弦纹等。纹饰更加丰富，说明当时民众不仅注重器物的实用功能，还有一定的审美能力。



人文沙澧

申凤梅：我是群众的女儿

■翟凌枫

著名越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祖籍临颍县，11岁学戏，14岁登台演出。因为家境贫寒，申凤梅出生不久，就被父亲丢在雪地，幸好被路过的邻居大娘发现。大娘用一个小花篮把她扛（kuāi）回了家，她才得以活命。因此，父母给她取名“扛（kuāi）姐”。

正如大型现代戏《申凤梅》中的唱词一样：“九死一生仗乡亲，命才保全。”少年时期的申凤梅曾跟随父母逃荒，穷困潦倒，多亏乡亲们施以援手，她才得以活命。因此，申凤梅与群众的感情格外深厚。成名后，她常说：“乡亲们对我特别亲，在农村演出，我就像给自家家人演出一样。”

在河南省越调剧团任团长期间，申凤梅喜欢到剧团后院门口的小摊上喝豆腐脑。这时，总会碰到一些戏迷朋友，希望她能现场清唱一段。作为著名演员，申凤梅丝毫没有架子，在没有伴奏、没有化妆的情况下，把袖子一捋，就开始为群众献唱。每次唱完后，她还会坐下与群众拉家常。申凤梅经常教育学生：“马和骡子架子大了值钱，人架子大了就不值钱了。”学生们至今不忘老师的教诲。

1993年夏，河南省越调剧团到周口陈营为群众演出。在演出过程中，申凤梅看到一位老太太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因为担心老人安危，申凤梅立刻暂停演唱，快步走向老太太。经询问得知，这位老太太已经74岁高龄，因耳朵背想挤到前面听戏。申凤梅弯下腰笑着对老太太说：“姐，我对着你耳朵唱，你听好啊！”随后，她一板一眼地对老太太的耳朵唱起了她的拿手好戏《收姜维》：“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一边唱，一边问老太太：“姐，听清了没有？”她的举动令在场群众感动不已。

在当时的剧团中，申凤梅的工资最高，但每到月底，她却总是最先花完。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呢？原来，每当有困难群众或退休老演员来找申凤梅，她总是管吃管住，临走时再送些路费，一来二去，工资很快就花完了。平时来看望申凤梅的人很多，有剧团的人，也有串门的街坊邻居，但不论谁来，她都热情招待，小孩子从她家走出，也会被她塞上一把糖。

申凤梅常说：“我是群众的女儿。”她像一棵大树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和人民群众紧密相连。这种真挚的感情，在整个戏曲界并不多见。

艺术视窗



荷韵（国画）
彭全森作

本版组稿：苏艳红 赵姣婷